

世界最经典的十大科普名著之一
昆虫学领域的“荷马史诗”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图书

美绘本

献身理想的不朽传记
描绘大自然的精彩画卷

昆虫记

[法] 法布尔◎著
林姗姗◎译



多篇文章入选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哈佛大学113位教授联袂推荐

一部比童话更有趣，比寓言更深刻，比小说更生动的自然探索启蒙书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昆虫记

[法] 法布尔 著 林姗姗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 (Fabre, J. H.) 著; 林娜译.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85-5386-4

I. ①昆… II. ①法… ②林… III. ①昆虫学 - 普及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488号

昆虫记



著 者: [法] 法布尔
译 者: 林 娜
选题策划: 常青藤
选题监制: 韩捷音
责任编辑: 陈英炅 韩国栋
特约监制: 李 萍
封面设计: 弘文馆·柴华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电 话: 0431-85640624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1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385-5386-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科学之书

蜜蜂、蜘蛛、螳螂……种种为人们熟知的昆虫，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昆虫的习性、工作、繁衍、死亡……由生到死的自然法则，充满了灵性与智慧！

跟随法布尔的脚步，进入一个生动有趣的昆虫世界；追随法布尔的精神，探索自然永恒的奥秘。



生命之书

“人生”和“虫性”，在充满爱意的描绘下彼此融通；天性和本能，在优美的文字里变得如此美好。

一曲凝固在笔端的大自然乐章，一部拯救生命的宏伟诗篇，渗透着对生命的关爱和敬畏之情。



文学之书

严谨、理性的科学与优美、感性的文字完美融合——一部“昆虫学领域的荷马史诗”，以其清新自然、文采斐然，感动着无数人心。

法布尔名言



应该接受质询的不是动物本身，而是我们自己那充满着各式各样先入为主观念的头脑：我们总是倾向于得出与我们既有观念相符的结论。

透彻研究我们的葡萄园毁灭者的历史，可能比了解某种蔓足亚纲动物的神经末梢系统更加重要。深深的海洋底部都要有人用长长的拖网翻个底朝天了，而我们对脚下的大地却还不甚了解。

菜粉蝶们比我们更会判断哪些是十字花科植物，哪些不是。它们不需要查看植物的花序和蒴果，就可以知道哪些是它们需要的东西。

原原本本、真实存在的东西，公式无法驾驭。

在科学上最好的助手是自己的头脑，而不是别的东西。



松毛虫并没有从困难中得到经验和思考。如果不是疲劳和寒冷造成的混乱，它们是无法走出那个圆圈的。一些时髦的学者渴望在底层动物身上找到理性的光辉。对于这个问题，我推荐他们看看松毛虫。



在研究中保持头脑的自由，就不会补书中存在的某些谬误引入歧途。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某件事情产生了兴趣，我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发现无穷的乐趣，忘记周围的一切，甚至忘了自己。





《昆虫记》是“讲昆虫故事”、“讲昆虫生活”的楷模，读起来很有趣，也很有益。——鲁迅



目录

CONTENTS



我的荒石园 | 001

白面蠹斯的习惯 | 010

蝗虫的产卵 | 019

金步甲的婚俗 | 025

圣甲虫的爱好 | 036

天牛幼虫的才能 | 042

西绪福斯蜣螂的传统 | 049

圆网蛛的交尾与捕猎 | 055

隧蜂的奇特生殖 | 067

蝉和蚂蚁的错案 | 075

蝉的出洞与蜕变 | 079

蝉的产卵和孵化 | 087

蟋蟀的才艺和爱情 | 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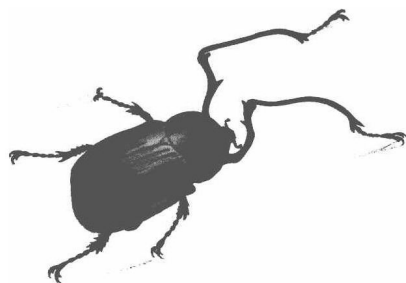
萤火虫的捕猎和灯光 | 101

红蚂蚁的归程 | 109

昆虫的假死 | 117

螳螂的性情 | 124

蝎子的自杀 | 134





粪金龟的贡献 | 139

埋葬虫的天职 |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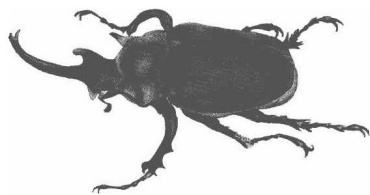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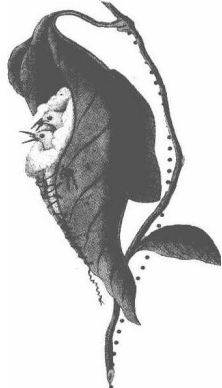
肉蓝蝇的选择 | 158

绿蝇的工作法则 | 164

松毛虫的队列 | 173

大孔雀蝶的恋爱 | 182

蓑蛾的生活 | 189



土蜂的技巧 | 195

卷叶象和它的小桶 | 201

象态橡栗象的钻探 | 205

甘蓝毛虫的口味 | 210

池塘回旋曲 | 215

童年的回忆 | 226

我的学校生活 | 234





我的荒石园

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拥有一片空地。一片面积不大、整日被阳光暴晒、长满荒草的空地。

它原本是一块被人们抛弃的荒地，除了蓝色矢车菊和其他菊科植物，几乎不能生长农田作物。然而这里正是昆虫的乐园。我把它买了下来，四周围上围墙，这样，就不会有人随意进出干扰我的观察活动。我可以尽情地安排我的观察实验，与土蜂和砂泥蜂倾心投入地进行交谈。是的，这正是我的梦想。一个我从未奢望能够实现，而今却变成现实的一个梦想。

对一个时时要为生活琐事甚至一日三餐劳心费神的人来说，想要在野外建立一个观察试验室，何其不易！近四十年来我一直胸怀这个心愿，虽然穷困潦倒，困难重重，但我总算拥有了这么一片令我朝思暮想的私人领地。尽管条件不甚理想，但这仍然是我不懈奋斗的成果。但愿我能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与我的小精灵们相处。

看起来是有些迟了，我真担心，我可爱的昆虫精灵们不愿亲近我！我很怕手里终于有了一个甜美的桃子时，却已经没有牙齿来咬动它。

是有一些迟了。因为那原本开阔敞亮无遮拦的视野，现今已经变得十分局促。很多东西都已失去，种种不幸的遭遇使我心力交瘁，我甚至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

然而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遗憾，就连那已经逝去的二十年的光阴。

虽然身陷废墟当中，但我心中有一堵石墙仍然屹立，那就是我胸中燃烧着的追求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啊，我亲爱的膜翅科昆虫，我到底有没有资格为你们的故事增添几页恰如其分的描述呢？我能不能做到呢？把你们遗忘了那么久，我的朋友们，你们会因此而责怪我吗？啊，我并不是有意冷落你们，也不是因为我的懒惰。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着你们，关心着你们，我相信节腹泥蜂的洞穴还有很多引人入胜的秘密有待我们去揭开，也觉得穴蜂的猎食行为还有大量令人惊异的细节等待我们去发现。然而我必须承认，我缺少



的恰恰是时间。在与命运的搏斗中，我已用上了几乎全部的心力。毕竟，在追求真理之前，要先把肚子填饱。请告诉它们吧，无论在你们这里，还是它们那里，我都应该能够得到原谅。

一直以来，还有人指责我的作品语气不当，缺乏严肃性。说白了，就是没有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学究词汇。他们总觉得如果一篇文章不故作深沉，就无法表现真理。如果我按照他们的方式和你们讲话，估计你们马上就会对我敬而远之。你们这些长着翅膀、带着螫刺、身穿护甲的各科昆虫们，你们都来吧，都来这里为我辩护。请你们跟他们说说我在观察你们的时候是多么耐心细致，与你们相处时是多么其乐融融，记录你们行为的时候是多么一丝不苟。你们一定会众口一词，证明我的作品的严谨性和真实性，我的表述既没有增加什么，也从不曾妄自减少什么。谁愿意去问就去问好了，他们都将得到同样的答案。

最后，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势单力微，不足以令那些满口经纶的先生们信服，那么就由我站出来，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你们把昆虫们杀死做各种实验，而我研究的是活的生命体；你们把它们制成冰冷恐怖的标本，而我却让人们感受它们的鲜活可爱；你们在解剖室和碎尸间研究，我却在蓝天下边听蝉鸣边观察；你们把细胞和原生质分离，做化学实验，我却在它们生命的巅峰期研究它们的本能；你们探索死亡，而我探索生命。我还要说清楚的一点就是：一颗老鼠屎弄坏一锅汤。博物学原本是年轻人乐于从事的天然学问，然而却被所谓的细胞研究的进步分割得面目全非，可厌可憎。我究竟是为了哪些人写作？我当然是为了那些有志于从事该方面研究的人士写作，但更重要的是，我为年轻人写作。我要把被你们弄得面目全非、令人生厌的博物学重新变得让他们易于接受和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尽量保持作品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的基

础上，避免你们那种令人生厌的文体。”

然而，我现在并不想纠缠这些事。我要说的是我的计划中被期待已久的这块地。这一片我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找到的空地，我想要把它建成一座昆虫学的观察实验基地。这片土地被当地人叫做：“阿尔玛斯”，意思是“只长百里香植物的多荒石的贫瘠土地”。我的这座荒石园几乎没办法耕作，不过如果花费工夫耕耘，还是可以长出东西的，但这样实在不值得。到了春天，如果碰巧下点雨，这里也会长出一些青草，吸引牧羊人赶来他们的羊群。



我的荒石园里有一些掺着石子的红土，据说曾经被人耕种过，长过一些葡萄。然而，这里原来的植物已经被人挖掉，现在已经没有了百里香和其他任何矮树丛。我感到十分痛惜，因为那些植物对我或许更为有用：它们可以为我养育很多昆虫。所以我不得已又把它们重新种植起来。

现在，这里重新长满了各种杂草。数量最多的是犬齿草，这是所有庄稼人深恶痛绝的一种草，极难根除；数量排第二的是各种矢车菊，尤其是长满了橙黄色花朵的那种，棵棵都披满尖刺和星形戟。比它们长得高的是伊利里亚大翅蓟，它那耸然直立的枝干，有时高达六尺，而且末梢还长着大大的粉红球样的花朵和小刺，想要采集它们的人无处下手。在它们当中，还有一些穗形的矢车菊，长了好长一排钩子。（假使你不穿上高筒皮靴，就来到有这么多刺的草丛里，你就要完蛋了。）只要土壤里还留有足够的水分，这些植物便会毫不吝惜地展示它们蓬勃的生命活力。但是当干旱的夏季到来时，这里就会变成一片荒芜的景象，到处是枯枝败叶，一把火就可以把它们烧个精光。

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拼命奋斗得来的乐园。打从它出现在我的计划书中的那一天起，我就把它当作我与昆虫们的伊甸园。从现实情况来看，我的这个目标将会很完美地实现。

我的这个稀奇而又冷清的王国用“伊甸园”这个词来称呼或许并不准确，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在这里撒上一把萝卜籽。然而这里却是无数蜜蜂和黄蜂的乐园。这里蓬勃生长的蓟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膜翅目昆虫都招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么多的昆虫。这一行当的各种成员都以这块地为中心汇聚起来。这儿有充当猎手的猎蜂，有充当工程师的筑巢蜂，有充当泥水匠的涂泥蜂，还有充当纺织工人的编织蜂，甚至连充当家具制造者的切叶蜂和负责开凿隧道的矿工蜂都来了……总之，各种职能的蜂种

全都汇集了。

哦，快看这个是什么？原来是只黄斑蜂。它正剥下开有黄花的矢车菊的网状叶梗，把它们推集成一个大绒球，准备带回去用它储藏蜜和卵。

那儿还有一群切叶蜂，它们的腹部带着黑的、白的或者红的花粉刷，打算到邻近的小树丛中，把叶子切割成圆形的小片，用来包裹它们的蜜和卵。

另外这一群穿着黑色丝绒衣的家伙是谁？啊，原来它们是砂泥蜂。它们负责混合水泥与铺制沙石的工作，在我的荒石园里很容易在石头上发现它们工作用的工具。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几只壁蜂。一只正把巢藏在空蜗牛壳的旋梯里，另一只正要把它的幼虫安置在干燥的覆盆子的木髓里，第三只则在利用干芦苇的茎秆做它的窝，至于第四只，则直接住进了砂泥蜂留下的空巢里，连租金都用不着付。大头蜂和长须蜂也来了。还有毛足蜂，它们的后足长有一双巨大的毛刷，用来采集花粉。种类繁多的土蜂嗡嗡地飞着，间或还可以发现几只肚子纤细的隧蜂。然而我决定对这一切不再过多赘述。要是我继续说下去，我可能要搬出整个采蜜类昆虫的族谱。

我曾经向一位住在波尔多的昆虫学家请教我捕捉到的各种昆虫的名字，这位大名鼎鼎的人士就是佩雷教授。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秘诀，以至于能抓到那么多稀有的昆虫。然而我并不是热忱的捕虫专家，我的所有昆虫都是从我长着大蓟和矢车菊的乐园里找到的。我更喜欢观察活动着的昆虫们，而不是被大头针钉在盒子里的昆虫标本。

环绕着我的荒石园的围墙建好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园墙下到处都是泥水匠留下的成堆的石子和细沙。这些材料一下子便被园子里的各种住户利用起来了。砂泥蜂选择石头的缝隙用来做它们的宿舍，长相凶悍的蜥蜴

挑选了一个洞穴，潜伏在那里等待路过的蜣螂，黑耳朵的鹅鸟穿着白黑相间的衣裳，像是一位长衣修士，端坐在石头顶上高唱它的田园叙事小调。至于那些藏有天蓝色鸟蛋的鸟巢，会在石堆的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呢？后来石头被农民搬走了，那些在石头里面生活的小黑衣修士自然也一起消失了。我对这些可爱的小邻居的离开感到十分惋惜，但对那个凶悍的蜥蜴，则没有丝毫的惋惜之情。

在沙土堆里，还隐藏了掘地蜂和猎蜂的群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可怜的小东西后来无情地被建筑工人给驱逐走了。但是仍然还有一些猎户们留了下来，它们成天忙忙碌碌，寻找小毛虫。还有一种长得很大的黄色蛛蜂，竟然胆大包天地敢去捕捉毒蜘蛛。在荒石园的泥土里，有许多相当厉害的蜘蛛居住着，没有人敢去轻易招惹它们。当然，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强悍勇猛的蚂蚁军团，在炎热的夏日午后，它们时常派遣出一个兵营的力量，排着长长的队伍，四处出征，去猎取比它们强大好几倍的奴隶。这里还有懒洋洋飞舞着的土蜂，它们被草丛中的金龟子和独角仙的幼虫吸引着，要伺机捕猎。

此外，在屋子附近的树林里面，住满了各种鸟雀。

它们之中有在丁香丛中筑巢的黄莺，

有在荫凉的柏树枝桠间休憩的翠

鸟，还有忙着运送碎

草和布片到屋

檐底下的

麻雀，甚

至还有惯

于在晚上出猎的猫



头鹰。房屋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里面住满了青蛙。每当五月到来的时候，它们就组成震耳欲聋的乐队。在池塘边的居民中，最勇敢的要数黄蜂了，它竟成功阻止了地霸霸占我们的屋子。在屋子的门栏上，还居住着白腰蜂。每次我要走进屋子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不然就会踩到它们，破坏了它们开矿的工作。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捕捉蝗虫的高手了。在关闭的窗户里，砂泥蜂在软沙石的墙上建筑土巢。窗户木框上一不小心留下的小孔，被它们利用来做出口。在百叶窗的边线上，几只迷了路的切叶蜂筑起了蜂巢，还有一只黑胡蜂在半开的百叶窗内侧筑了一个圆形的蜂巢。每到午饭的时候，一些黄蜂就会翩然来访，它们的目的是想看看餐桌上我的葡萄成熟了没有。

当然，以上列举的昆虫不过是我所见到的一部分，它们全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从前和现在所熟识的朋友们。它们住在这里，打猎建巢，养活它们的家族。而且，假如我打算转换一下观察的处所，走不多远便是一座山，到处都是野草莓树、岩蔷薇和石楠植物，黄蜂与蜜蜂都喜欢聚集在那里。

这就是我离开城市投身乡村的原因，这里可以让我找到巨大的财富。这下你们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要到赛里昂定居，为我的萝卜除杂草，并细心灌溉我的莴苣了。

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人们花费巨额资金建造实验室，进行海洋动物的解剖实验，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购买昂贵的显微镜和解剖仪，并配备强大的捕捞机器、水族饲养箱和各种捕鱼人员，以便探查某种节肢动物的卵如何分裂，却对陆地上的小昆虫如此不屑一顾。我们何时能拥有一间不是研究泡在酒精里的昆虫尸体而是活体昆虫的实验室？一间可以研究这个小世界里的动物本能、生活习性、捕食和繁殖规律